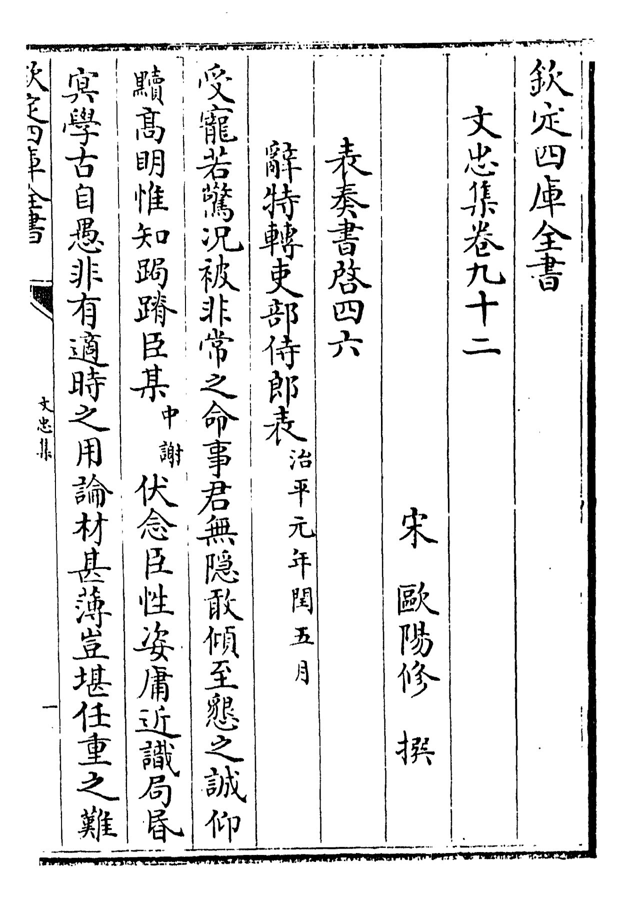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文忠集卷九十二

宋 歐陽修 撰

表奏書啓四六

辭特轉吏部侍郎表 治平元年閏五月

受寵若驚況被非常之命事君無隱敢傾至懇之誠仰黷高明惟知跼蹐臣某中謝伏念臣性姿庸近識局昏冥學古自愚非有適時之用論材甚薄豈堪任重之難

徒以荷先帝之誤知自孤生而拔擢犬馬未報但虞填壑之有時弓劒忽遺遽歎攀髯之莫及而屬皇明繼照聖治惟新送往事居雖策疲駑而自勵進思退補未知罪戾之所逃至於貪踰分之寵榮兾無功之爵賞非惟愚慮所不敢及顧有公議其將謂何而甫兹彌年再以增秩方命書之始下駭羣聽以生疑此臣所以剖瀝肺肝不能自止彷徨夙夜莫獲偷安伏望皇帝陛下回日月之餘光廓乾坤之大度察其悃愊一作迫假以矜寛雖

成命已行國體當嚴於出令而從人之欲天高卑或於聽卑特收渙汗之恩以息諠譁之論庶安常業誓畢愚衷

再辭轉官第一劄子

臣此者伏蒙聖恩特除臣吏部侍郎依舊居職臣早來獲對天顏雖略具陳述退而循省未盡懇誠伏念臣本以常材誤蒙任使問其所職則皆朝廷之大事較其成效則無尺寸之可稱外惟碌碌以隨人內則區區而自

守當陛下聖政惟新之始勵精求治之時雖天度包容未加斥罷而臣心自揣常負驚憂豈謂宜黜而升當責而賞非惟臣自知不可顧於物論其謂如何況自去年陛下即位之初均慶之典臣已首叨遷秩今來恩命實出非常在臣之愚難以自處欲望聖慈矜察特賜寢停令取進止

第二劄子

臣今日伏蒙聖慈差中使傳宣令於後殿告謝臣與趙

緊等遂詣垂拱殿門請對欲再具敷陳續奉聖旨須管便受告勑臣以聖駕已起君命甚嚴惶惑之間不知所措雖已受告勑尋於延和殿得對已曾瀝懇備述聖恩非次義實難安蓋以無功受賞者衆以為非若竊事為功則罪又大矣伏以陛下承先帝已定之命入繼大統此天人之意也而即位之始偶因過哀致違和裕既而勿藥有喜聖躬清寧蓋由宗社神靈顯此異事欲彰皇天眷佑陛下使不由人力而致康復而臣今乃貪以為

功坐獲厚賞此臣所謂於義難安者也至於陛下未親庶政之間中外幸得無事此有宋百年四聖相繼威德在人顧臣等輩有何施設過蒙膚奬以此疇勞况臣猥以庸材參聞國政上所賞罰臣職奉行若羣臣之間有功狀不明迹涉僥倖尚當裁抑以絶濫恩而臣乃自貪寵榮以速議論此臣所以區區不能自已也故聖恩雖極優異而臣不免屢瀆天聽一作聰伏乞早回聖斷追寢成命俾臣獲安常分以息羣言今取進止

第三劄子

臣今日伏蒙聖慈差入内高品陳日新至中書傳宣令臣繫新除官臣尋與曾公亮等具劄子奏乞候來日覆奏伏緣此來恩命出於非常臣與韓琦等進退惶懼夙夜思維雖君恩至優違則有咎然事體所繫義有難安所恃者睿聖聰明必察臣等懇誠之至聖心寬恕不以臣等屢黷為煩欲望天慈省閲臣等前後所陳事理曲加裁擇特賜寢停於此四方旱灾百姓嗷嗷之際是臣

等合被責之時免濫受非次之賞則臣不勝幸甚臣誠迫意切言不成文干冒冕旒伏俟誅戮今取進止

謝特轉吏部侍郎表

驟膺渙渥備瀝愚誠雖至辭窮罔避煩言之為黷重孚令出莫回成命於已行祇受以還驚（一作兢）惶失節臣某中謝伏念臣學不通於元本材不足以經綸但知守拙以為忠每務師心而自信徒以遭逢先帝拔自衆人久參侍從之聯遂玷機衡之貳而屬大横啓兆嗣統膺期

方初政之清明思百度之脩理内量譾薄實憂以聖而責愚矧迫衰殘方念乞身而告病不謂皇慈曲被寵數屢加當覃大慶之初已無功而冒賞曾未踰年之久復進秩以叨榮此盖伏遇皇帝陛下聖政惟新用人務廣謂才難於求備思悅使以忘勞憫其勤劬錫以優洽雖榮踰於望表亦寵與其憂弁誓殫犬馬之微少荅乾坤之造

乞外任第一表 治平二年正月二十三日上二十五日批答不允

臣某言臣聞事君以忠本期盡瘁不能者止亦貴自知敢傾悃愊之誠仰瀆高明之聽臣某中謝伏念臣本由寒素偶踐科場祗希干祿以養親敢冀逢時而見用蓋以腐儒章句之學豈堪王佐之材童子雕篆之文固異賢人之事而誤蒙睿獎俾貳宰司訖無豪髮之可稱常懼滿盈之必覆加以年齡迫於衰晚氣血損於憂傷惟兩目之舊昏自去秋而漸劇精明晻靄瞻視茫洋冬春以來職業多廢當聖君求治之始是羣臣宣力之時自

嗟犬馬之微生遽先溘之惟恃乾坤之大度曲賜含容雖未責於曠官亦難安於尸禄與其坐待於彈劾豈如自乞於哀憐伏望推天地之恩回日月之照察其愚直不敢矯誣許辭政事之名假以州符之寄則臣不止偷安而養拙亦將自療以求痊尚冀昏瞳之復明會圖後効而論報

第一劄子

臣所有誠懇昨日獲對便坐已具敷述蓋臣自去年八

月喪一女子凡庶常情不免悲苦因此發動十年來久患眼疾又為老年全服涼藥不得自深冬已來氣暈昏澁視物艱難接此春旱陽氣上攻遂至大段妨事然臣愚心祇欲俟壽聖節隨班上壽一展臣子之誠以為榮幸然後懇求罷去所以勉彊遷延至今緣此是臣私故瑣屑雖臣子之於君父理當無隱然難委曲盡載表章所以先具奏陳兾蒙省察臣以非才過蒙任用使其聦明彊健猶懼不能稱職況此衰病何以堪處昨日雖面

奉聖旨令且未要入文字蓋臣廹於情懇退不自安今已具表陳乞伏望聖慈哀許今取進止

第二表正月二十六日上二十九日批答不允

臣某言臣近貢封章乞解政事伏奉批答不允者天甚仁而溥愛人有欲而必從苟睿聽之未回由懇誠之不至敢干斧鉞再瀝肺肝臣某中謝伏念臣學不通經材非適用徒以遭逢亨會進冒寵榮一玷機衡五遷歲律伏遇皇帝陛下握圖撫運嗣統當天覽決萬事則堯舜

之聰明愛養羣生則禹湯之勤儉賢材並進聖治惟新臣於此時得與大政何修何飾而可以稱職旅進旅退而莫知所為已慚廊廟之訏謨既無遠略惟有簿書之瑣屑尚可宣勞而苦此雙瞳莫能久視眊然終日兀爾尸居上無以副人主之憂勤下無以伸臣子之報效久而不去罪則奚逃此臣所以夙夕彷徨難安自默者也伏望皇帝陛下曲回天聽少軫皇慈念臣日侍冕旒察臣心非木石禄位者人情之所顧惜孰肯妄辭筋骸者

物理之有盛衰不能無之哀其可憫寛以不誅俾諧得請之恩當識謝生之所

第二劄子

臣受國厚恩叨與機政材識庸下不能有所補報上賴聖君含垢未即斥去而又不思勉彊竭力以修職業輙以衰疾自陳欲圖安便重煩聖念特降中使傳宣賜以訓誨丁寧切至而又頑然未即聽從在臣之罪可誅者非一臣以方具表陳乞理當闔門俟命不得進見闕庭

面陳悃愊臣聞自古君臣去就之際與今不同蓋昔之公卿鮮職便歸田里其朝居君側暮已絶於朝廷所以臣重去其君君亦難其臣之去然猶去者相繼今則不然凡辭職任者皆不去禄仕或優游侍從之班或出守藩要之地豈為避寵辭榮乃是免勞就逸實人臣之僥倖也況如臣者尸禄終日無勞可均實以兩目俱昏是十年舊疾自去秋發動日益昏澁看讀文字艱難憂慮職事曠廢有悞國家所以敢布懇誠乞憐君父兾一閒

僻處將養三二年或目復清明却乞一遐遠繁難處展効乃是臣自為僥倖之計與辭榮避寵者不同欲望聖慈不以為難早賜恩許今取進止

第三表正月二十九日上二月二日批答不允

臣具言近上表章乞解政事伏蒙聖慈再降批答不允者臣聞事君以忠信為本立朝以進退為難惟不自疑乃能取信於上茍無大過庶幾善退其身昔之為臣全此者少今臣遇聰明之聖主固不自疑荷好庇之寛仁

幸無大過是以敢因疾病直露情誠而封章屢陳俞旨未賜臣竊謂日月之明無不照豈不諒臣之乃心得非天地之恩有所憐未忍許臣之遽去在臣自揣何以克堪豈合更此多言上煩宸聽所難遂默益切懇私臣其

中謝

伏念臣以中下之才被非常之任日偕進見則蒙眷待之優隆退接同寮則絶纎毫之間隙自可安然樂職亦復何所憂危況千載一遇者盛時之難逢高秩厚禄者常情之貪得茍非廹於衰病豈敢固自欺誣伏望

皇帝陛下曲軫睿慈俯哀愚款念其蒲柳質易朽而先衰譬若馬牛力已疲而則止賜其如請恕以苟安則臣刮膜祛昏尚冀清明之來復捐軀殞命終圖報效於餘生

為雨水為災待罪乞避位第一表 治平二年八月

臣某言臣聞任非其人則官必曠職時多闕政則天為降災惟譴咎之有歸難僥倖於獨免臣某中謝伏念臣本以庸妄遭逢盛明擢貳宰司與聞國論不能叶宣上

德輔導至和頻年已來害氣交作春饑已甚饉疫相望秋潦暴興覆溺無數下致生民之愁苦上貽聖主之焦勞臣獨何心安於厥位舉朝廷之典法便合黜幽賴覆幬之寛仁尚容自劾伏望皇帝陛下特回天造俯察愚忠俾解政機推行憲罰以塞上穹之降責以警厥位之修官然後別選雋賢俾居參輔益圖更化之術上副求治之心自然人神以和災異咸弭不惟臣適其分亦俾國無屈刑

第二表

臣某言近以雨水之變上表待罪蒙降批答不允者上
天告戒比屋罹災虔思消異之方顧避進賢之路特迂
聖訓未諒愚誠退自省循豈遑安處臣某中謝伏以天
人之相去不遠見於事者若響之應聲賞罰之至要易
知舉其大則以一而警百是以政有得而有失則災祥
以類而來官若成而若虧則黜陟以時而舉伏念臣猥
由愚陋進冒寵榮一貳政機五更歳律相府之事無不

總既皆得以與聞斯人之居不聊生欲於何而歸咎辜
朝廷之委任貽君父之憂勞此而不誅何以勵衆伏望
皇帝陛下奮然睿斷赫以皇明理其曠敗之愆正厥經
常之法置之散地全以寬恩誓堅犬馬之心終效涓埃
之報

第三表

臣某言近以雨水之災再上表待罪蒙降批答不允仍
斷來章者陰沴干時聖心軫慮明詔一下羣臣震惶況

居任責之司敢為幸免之計臣其中謝伏惟皇帝陛下

自膺眷命光紹丕圖總覽萬幾之繁講求三代之治旰不遑食勵文王之小心行之以勤躬伯禹之盛德固已生民受賜品彙蒙休宜名至和以來嘉應而善氣未效時災荐臻惟天聰明畀不虛出示人警戒咎必有歸所以三事之臣連章瀝懇況臣最為濫竊尤玷寵榮方平日以尸居不知引分及敗官而宜罰其敢逃刑伏惟皇

帝陛下俯抑至慈深思大譴退其不肖以為修政之先

不以空文厭得應天之實

再乞外任第一表治平三年三月二十四日上二十七日批答不允

臣聞忠以事上雖見義而必為力有不能則知難而當止是惟臣子進退之分實繫國家利害之機則其居也敢懷竊位之安其去也豈止全身之計輙殫拙訥上瀆高明臣某中謝伏念臣本以庸妄出於孤平一作畢學不通方識非慮遠徒以遭逢先帝誤被聖知擢自諸生俾參大政伏遇皇帝陛下膺期出震繼統當天方聖政之

惟新思羣材而並濟臣以衰遲之朽質久當機要以妨賢有守經泥古之愚無應變適時之用考於外論早合黜幽伏蒙皇帝陛下廓大度以兼容謂衆惡者（一作之）必察特加庇覆俾獲保全固當勉勵疲駑誓圖報効而臣量盈器極福過災生兩目眊昏積年舊苦中消渴涸新歲所加精液銷澌志與神而並耗革膚朘削氣將力以俱殫臣若猶彊殘骸竊貪厚祿坐取敗官之責上累知人之明苟以此致興於人言則乃是可畏之公議與夫

誣謗難復主張此臣所以深自揣思敢陳悃迫一作愊伏望皇帝陛下曲回睿眷俯察愚忠念其獲親日月之光頗歷歲時之久居常碌碌曾莫異於片言一有紛紛遂獨當於衆怒尚之周身之智豈堪為國之謀因其自訴於病衰幸俾獲逃於罪戾退之散地得盡餘齡則臣永荷天地之恩敢忘犬馬之報

乞出第一劄子

臣昨日獲對便坐輙述懇私乞解政事之任緣臣疾患

累日氣血虛乏頭目昬眩不能久立不得久侍天顔悉
陳悃愊伏自濮園之議既興言事之臣荒唐不學妄執
違經非禮無稽之説恥於不用不勝其忿遂厚誣朝廷
借以（一作臣）為名因乃（一作以）肆言訕上指臣為姦邪首議
之人陛下至聖至明洞見中書與兩制所議本末察臣
無罪曲賜保全而吕誨等附下罔上語言悖慢無復君
臣之禮以至斥黷母后非毀詔書等事陛下皆屈意含
容不加顯戮止於退罷而已及詔定濮王典禮不如誨

等所誣既又詔牓朝堂諭以本末由是中外釋然凡素
為誨等誣誑衒惑之人皆識朝廷本意但恨曉諭之晚
今則是非已正曲直已分臣所被誣亦已獲雪然則更
何所辨豈合有言而臣義有不得已者蓋以執政之臣
天下之所瞻望朝廷以為重輕若其名譽烜赫非止一
人之榮乃是朝廷之光也其或身名毀辱非止一人之
辱乃是朝廷之辱也昔唐文宗甘露事後小人用事宰
相李石為其所惡乃遣盜殺之不中而斷石馬尾石遂

求罷文宗雖知石賢相可惜亦不得已而罷石為荆南節度使蓋顧國體當爾也今臣固無李石可惜之賢而其所被毁辱者何止斷馬尾而已吕誨等連章累疏惡言醜詆陛下為臣愛惜留中而不出誨等自寫章疏宣布中外令閭巷之人皆能傳誦雖誨等急於賣直取名肆其誣罔不暇惜國體而自為傳播如臣者豈合彊顔忍恥猶安厥位使天下何所瞻望凡臣所負以為榮者乃朝廷之辱也由是言之臣豈得已哉使臣無疾病猶

當懇自白一作白引去况臣不幸適值自春來痟渴不止昨日面奉德音陛下悉已知臣所苦聖恩憫恤為之惻然伏望陛下特賜除臣近京一郡俾養衰殘則臣未死之間誓當別圖報効今取進止

第二表三月二十八日上四月三日批答不允

臣近貢封章願還政事伏蒙聖慈特降批答不允者臣聞愚誠雖微而苟至可以動天大仁博愛而無私未嘗違物敢殫懇悃再冐誅夷臣某中謝伏念臣智識非精

器能甚淺禀生奇薄自少嘗履於艱虞雖處困窮所守粗知於名節而自早蒙擢用思奮猷為不善自謀遂致怨仇之積罔知避禍屢觸陷穽之機先皇帝深察孤忠悉排羣議甄收奬進終始保全以至晚年致之二府念初無於報効徒久玷於恩榮逮逢神聖之嗣興顧已歲時之三易問其職業曾無補於毫分聽於諠譁則不勝於詆辱猶殭尫殘之質坐懷寵禄之貪昔一作古云高位之疾顛何況千人之所指繼以恙疴之苦苶然氣血之

衰藥石之功既難求於速效機政之地豈宜久於曠官伏望皇帝陛下曲軫睿慈俯哀危懇謂獻納訏謨之任已無益於明時而沮傷憔悴之餘實難安於久處許其引避寛以優容儻後來因此以得賢則臣去猶為於有補茍未塡於溝壑誓終竭於涓埃

第二劄子

臣近再述懇誠上干天聽乞解重任伏蒙聖慈特降批答丁寧訓誨未賜允俞臣本庸材不堪大用遭逢聖主

誤被獎知陛下急於求治取信輔弼言無不從臣於此時不謂不得君不謂不得位而智識駑下初無補報既不能建明大義鎮遏羣言又不能和會衆心叶于一德遂致浮詞興論中外諠譁惟務含糊無一言以辨正但欲因循苟於無事以此養成羣小誣謗聖朝上則煩瀆宸聰下則自取身辱雖陛下閔臣拙直衆怒獨當察臣暗愚不識陷穽然臣拙於謀身不堪任用已驗如此可黙不疑陛下聖度寬仁曲加保庇以為簪履舊物不忍

一旦棄捐然臣夙夜彷徨不能安於自處者葢以朝廷輕重繫在大臣若大臣望重則朝廷尊大臣望輕則朝廷不重大臣望輕猶為不可何况惡言醜詆毀辱百端今豺狼當路姦邪在朝之語下傳閭巷外播四夷以是而言何止望輕而已陛下有臣如此豈不為朝廷之辱哉雖陛下至聖至明察臣無過臣能自信無愧於心而中外之人不可家至而户曉百辟之瞻望衆人之譏誚臣亦何顔以處之與其負慚俛首以見搢紳孰若乞身

遠去少避指目是則聖恩許臣解罷俾臣稍獲便安乃是臣居位也以榮為辱其去也以黜為升惟望天慈曲從人欲今臣巳上第二表伏望聖慈曲從人欲除臣蔡亳一州差遣

第三表 四月初四日上初七日批答不允斷來章

臣近以疾患自陳乞解重任伏蒙聖慈再降批答不允者坐貪國寵既以難安仰叫帝閽期於必遂臣某中謝伏念臣早緣幸會親遘休辰以一經之腐儒參萬幾之

密論達時背俗速謗招尤雖無獨立弗懼之明粗懷可殺不辱之節所以彊顔忍恥不知軒冕之榮加之多病久衰難勝筋力之任近從去歲益以中乾渴如鼷鼠之飲河喘若吳牛之見月多言外噪衆疾内攻心已自危豈足當於謀慮力雖欲彊幾或一作不至於蹈顛方奮銳於壯時猶無可道迨推傷於晚節亦復何堪雖幸聖君容覆之恩豈逭神理滿盈之罰尚不知退其將殞生伏望皇帝陛下推天地之私回日月之照察臣粗識廉恥

閔臣遽此衰疲丐以一州俾從素志如此則力排羣議已荷於保全遂養殘生更緊於亭育雖同草木之賤尚識造化之仁

第三劄子

臣近以疾病乞解重任除一蔡亳州差遣已三上表及兩具劄子陳述伏蒙聖慈累降批答不允斷來章者臣竊伏思惟臣之披瀝肝血祈天請命之懇其說甚詳而其誠至矣陛下每降答諭丁寧奬勵所以過賜優待臣

之恩禮亦已至矣而臣不能仰遵聖訓力疾就職而猶更哀鳴上煩天聽者葢臣義不獲已與近日韓琦曾公亮胡宿等從容於進退者事體不同也臣以非才被任違時忤衆自招謗怒不容其身今上自朝廷下至閭閻卷陌遠洎四海外及夷狄皆能傳呂誨等章疏矣其誣醜詆之語莫不能道之矣而臣以顧惜國體既不當更與誨等辨正使合引避去位而以是非曲直付之公議乃為合理昔漢世大臣有被誣以罪者例不對理陳

究蓋其人或遂廢黜或被刑誅所以更不自辨可矣未有論議喧沸不自辨明而頑然自安其位者也今朝廷處臣者何位任臣者何事所繫事體者如何而誨等詆臣者何語臣其可安處此位者乎昨濮園之議自手詔告示中外後凡中書論議本末邪正及誨等加誣詆訕等事皆已幸蒙辨正矣惟臣所被邪謀首議姦謗傲寵之惡名既不能自辨若又不識廉恥頑如木石遂安其位陛下謂有臣如此其可當國家之大任乎此臣所以

夙夜思維誨等詆臣者謏佞希榮寵耳故惟有懇辭重任遠避寵榮乃可以塞小人之口然則陛下聖恩一許臣罷去是為臣辨誣謗全名節其賜臣者多矣厚於賜以高秩重禄萬萬也臣幸蒙陛下知奬久矣臣之心迹聖鑒昭然洞見表裏此臣不當復言臣所謂辨誣謗全名節者為中外之人不可家至户曉者爾盖非早自引去無以塞誣謗臣者之口也夫爵禄朝廷所以寵臣下也使身心安泰名譽光顯者居之則不勝其榮也若毀

辱媿恥憤悶憂鬱者居之適足爲苦耳伏望聖慈察臣

哀切懇廹之誠不以臣比從容於進退者特許臣解罷

政事除臣一外任差遣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今取

進止

第四劄子

臣近以疾病乞解重任已具劄子罄述懇私更不敢重

疊叙陳上煩天聽臣以非才誤膺奬任存之既無所惜

去之何足可思然而不早罷去此乃陛下至仁至慈憐

臣衰殘不忍遽一作遂便棄捐務欲退人以禮今臣表章劄子各已三上伏蒙三降批答丁寧訓勗未即允俞中外之人皆知陛下曲意留連恩禮已足伏乞出自宸斷早賜恩許除臣一外任差遣

第五劄子

臣昨日獲對威顏備陳懇廹而言意拙訥不能感動愚誠雖切天聽未回夙夜省循莫遑安處臣本庸材不足比數然而職所任者國政身所繫者國體而遭罹誣枉

毁辱百端既不自辨明便當引去加以年齒凋耗疾病侵凌豈可勉彊衰殘不知廉恥此臣所以披肝瀝血干冒誅夷不能自止者也再念臣材識駑下過蒙陛下奬用固當奮發事業粗立功名上報君恩次雪身辱然臣出入二府已七八年迄無一言建明一事可採以前日之碌碌如此可知後日之無所為也若終於尸禄偷安苟貪榮寵不惟上辜委遇實亦自負初心盖材力短長固有不能勉彊若進退名節尚可自擇前世人主之待

其臣也事非一端或高其行義不奪其志或許其閒退俾自安全不必悉以高秩厚禄但曲從所欲便是君恩伏望聖慈察臣悃愊特許臣所乞則臣未盡之年尚知論報今取進止

辭覃恩轉左丞表 治平四年正月神宗登極二月上

臣某言伏奉制命蒙恩特授臣行尚書左丞依前參知政事加階食邑食實封及賜功臣者澤施無外雖務極於汪洋寵至若驚實難安於啓處敢傾拙訥上黷高明

臣某中謝伏念臣本以妄庸早由平進一經之學乃自守之迂儒十駕其駑終不堪於遠用徒以旦暮千載遭逢兩朝擢貳鈞衡坐淹歲月國恩未報但虞塡壑以遺羞金鼎已成豈謂攀胡之莫及幸遇皇帝陛下重離繼照正統當天萬物覩而咸忻大號渙其均慶致茲孱朽亦玷光華然夫位高而疾顛者是亦其勢然器滿而必覆者蓋由於量過敢忘戒懼誠廹懇私伏望皇帝陛下特軫睿慈俯矜愚守當萬幾之新政收厚賞於無功則

臣雖蒲柳之易一作已衰尚冀涓埃於後效

謝覃恩轉左丞表

臣某言云云大慶均行霶流而甚渥鴻恩曲被俯僂以無容臣某中謝伏念臣性質迂愚器能淺陋言不足以備典謨之輿學不足以通治亂之原徒以早倚兩朝之誤知拔自孤生而奬用疲駑雖一作難勉訖無補於毫分歲月屢遷猶坐貪於寵禄方懼黜幽之典敢希冒進之榮此葢伏遇皇帝陛下光紹寳圖惟新聖政繼離明而

大照推乾施以無偏致此妄庸首霑渙汗臣敢不退思

警惕益勵衰瘕感風雲際會之難依日月光華之末少

圖後效冀盡夙心

文忠集卷九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忠集卷九十三至九十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范逢恩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檢討臣錢世錫

謄録監生臣王尚珏

欽定四庫全書

文忠集卷九十三

宋　歐陽修　撰

表奏書啓四六

乞根究蔣之奇彈疏劄子（治平四年二月）

臣近因誤於布衣下服紫襖為御史所彈臣即時於私第待罪蒙聖恩差中使傳宣名入中書供職今竊聞蔣之奇再有文字誣臣以家私事臣忝荷國恩備員政府

横被汙辱情實難堪雖聖明洞照察臣非辜而中外傳聞不可家至而户曉欲望聖慈觧臣重任以之奇所奏出付外庭公行推究以辨虛實顯示多方取進止

再乞根究蔣之奇彈疏劄子

臣昨日曾有奏陳為臺官蔣之奇誣奏臣以家私事乞以之奇所奏出付外庭公行推究以辨虛實未蒙降出施行臣夙夕思維之奇誣罔臣者乃是禽獸不為之醜行天地不容之大惡臣若有之萬死不足以塞責臣若

無之豈得含糊隱忍不乞一作與辨明伏况陛下聖政惟新萬方幽遠咸仰朝廷至公不疑為辨曲直而臣身為近臣忝列政府今之奇所誣臣之事苟有之是犯天下之大惡無之是負天下之至冤犯大惡而不誅負至冤而不雪則上累聖政其體不細由是言之則朝廷亦不可含糊不為臣辨明也大抵小人欲中傷人者必以曖昧之事貴於難明易為誣汙然而欲以無根之謗絶無形迹便可加人則人誰不可誣人人誰能自保欲望聖

慈特選公正之臣為臣辨理先賜詰問之奇所言是臣閨門內事之奇所得必有從來因何彰敗必有蹤跡據其所指便可推尋盡理根窮必見虛實若實則臣甘從斧鉞若虛則朝廷典法必有所歸如允臣所請乞以臣劄子并蔣之奇所奏降出施行

乞罷政事第一表

臣某言臣聞事君之節雖盡瘁以為期量力而行有不能而則止敢黷蓋高之聽瀝陳至悃之誠臣某中謝伏

念臣本出羈單粗知業履逢右文崇學之代竊並羣英之遊當好問納諫之朝獲從諸老之後遂蒙獎用叨貳機衡幸四海之無虞得容尸素荷三聖之殊遇特察孤忠坐貪寵祿之榮不覺歲時之久而餘齡嚮晚百疾交侵四體癯羸甚已衰之蒲柳雙瞳眊昏幾不辨於騧驪頃自去秋累陳愚欵先皇帝惻然垂閔慰以恩言許至新年俾解重任萬乘之仙遊忽遠孤臣之素願莫從方今聖統嗣興皇明繼照人神胥悅中外晏安顧無避事

之嫌敢遂乞身之請伏望皇帝陛下特回睿眷俯察懦衷念孤根之易危哀小器之難用置之閒處賜以保全如此則天地之仁曲從於物性犬馬之報尚識於主恩

又乞罷任根究蔣之奇言事劄子

臣為臺官蔣之奇誣奏隂私事已具劄子乞差官根究明辨虛實伏緣臣見任政府在於事體理合避嫌欲望聖慈先罷臣參知政事除一外任差遣臣既解去事權庶使所差之官無所畏避得以盡公根究臣竊慮朝廷

未明虛實不欲直以此事罷臣職任臣已別具表章伏

乞早賜施行

附神宗御札 治平四年二月二十四日差中使朱可道賜

春寒安否前事朕已累次親批出詰問因依從來要

卿知付歐陽修

謝賜手詔劄子

臣伏蒙聖慈差內臣朱可道傳宣撫問仍賜臣手詔委

曲慰安臣孤危之迹橫為言事者誣以莫大之罪自非

遭遇聖明特為窮究則當為寃死之鬼然事出曖昧上煩天造累行詰問必見蹤由臣仰恃聖君在上内省於心必冀終獲辨雪臣無任捧詔涕泗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奏

乙詰問蔣之奇言事劄子

臣近為蔣之奇誣奏臣以陰私事前日再具劄子乞詰問之奇自何所得因何蹤跡彰敗乞差官據其所指推究虛實伏緣之奇所誣臣者乃是非人所為之大惡人

神共怒必殺無赦之罪傳聞中外駭聽四方四方之人以為朝廷執政之臣犯十惡死罪乃曠世所無之事皆延首傾耳聽朝廷如何處置惟至公以服天下之心若實有之則必明著事迹暴揚其惡顯戮都市以快天下之怒若其虛妄使的然明白亦必明著其事彰示四方以釋天下之疑至如臣者若實有之則當萬死若實無之合窮究本末辨理明白亦不容苟生若托以曖昧出於風聞臣雖前有鼎鑊後有鈇鉞必不能中止也以此

言之繫天下之瞻望繫朝廷之得失繫臣命之死生其可忽乎其得已乎伏乞以臣所奏詰問蔣之奇得於何人其人所說有何事更不得徒說虛辭直具所說人姓名及所聞事狀據實聞奏臣所瀝血懇必望朝廷理辨虛實乞不留中

再乞詰問蔣之奇言事劄子

臣近累陳血懇煩黷天聽為彭思永蔣之奇誣奏臣陰私事乞辨明虛實伏蒙聖恩累賜詰問至今未聞有所

指陳竊以臺憲之司雖許風聞言事然所謂風聞者謂事不親見而有聞於他人耳然其說必有其人其人必有姓名若所聞小事則有不足論若所聞大事繫人命之死生則必須審問所說之人事狀虛實然後可以上言況之奇明列章疏伏地頓首堅請必行若不明見事狀審知虛實豈敢果決如此及朝廷窮究又却不指定所聞之人姓名亦不明言有何事迹但飾游辭無所的確葢之奇初以大惡誣臣期朝廷更不推究便有行遣

及累加詰問遂至辭窮也不然思永之奇懼見指說出所說人姓名後朝廷推鞫必見其虛妄所以諱而不言也臣忝列政府動繫國體不幸枉遭誣陷惟賴朝廷至公推究別證虛實使罪有所歸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臣竊慮朝廷須所說人姓名思永之奇無所指說必以朝廷拒諫為言此乃辭窮理屈而妄說也臣謂若朝廷聞言事不行則是拒絕言者今以所言事體不可直行須當根究虛實乃是用臺官之言即須行遣爾豈

足爲拒諫也

封進批出蔣之奇文字劄子

臣以拙直受恩兩朝惟以至公之心爲報國之効凡於親舊不敢有纎介阿私是致怨怒臣深者造爲飛語誣臣以家私陰事是人倫之大惡所以語駭人聽易於傳布竊以言事之臣謂之天子耳目之官本期裨益聰明若聞外有怨家仇人造作飛語中傷執政之臣正當奮然嫉惡爲臣根窮起謗之人辨别虛實明其誣罔使後

凶人不敢陷害良善以彰朝廷之明此乃言事之職今思永心知事無實狀而不能為臣辨明反碌碌隨衆騰口搖舌蔣之奇專用怨仇人飛語便以虛為實上惑聖聰及至朝廷再三詰問須要事實則各不能明指一人之言明陳一事之據思永既云無實狀則知虛妄可知之奇則飾游辭謂風聞於衆且臺官雖許風聞而朝廷行事豈可不辨虛實大凡可駭之語易於傳布假如怨仇之人有誣大臣以叛逆不道者飛語一出則必騰口

相傳豈可便以傳聞之衆致大臣族誅如此則為大臣者終日恐懼彌縫不暇何敢盡公行事以身當怨而一夫之怒飛語騰出可以揺動朝廷則正人端士不立足矣以此言之則思永之奇専用風聞惑亂聖聰為耳目之官罔上欺君其害豈細令閭巷小民有罪猶須證驗分明察節圓備方可行刑之奇言臣死罪未明虛實豈可含糊伏乞朝廷以至公之明必為分别令事理窮盡止於兩端不過虛與實而已實則臣當死虛則之奇安

得無罪使事實而臣不死不足以顯之竒之言使事虛不罪之竒不足以雪臣之冤枉臣非敢固惜名位不自引去但以冤若不得雪則身是罪人朝廷自當行法豈容臣自引退若虛則幸望朝廷辯别分明使中外之人知臣無罪然後可以容臣自陳引去臣初乞朝廷差官根究虛實故當乞解權任以避嫌今既蒙朝廷直行詰問故臣合杜門俟命乞不留中降出施行

乞辯明蔣之竒言事劄子

臣先於慶歷中擢任諫官臣感激仁宗恩遇不敢顧身力排姦邪不避仇怨舉朝之人側目切齒惡臣如讎適會臣有一妹夫張龜正前妻女嫁臣一疎族不同居姪晟於守官處一作所與人犯姦是時錢明逸為諫官遂言臣侵欺本人財物與之有私既蒙朝廷置獄窮勘並無實狀事得辨明而當時執政之臣惡臣者衆其隂私事雖已辯明猶用財物不明降臣知滁州今惟趙概知此事甚詳若非仁宗至聖至明察臣無辜為臣窮究則臣

豈復更有今日仁宗豈有用臣至此今臺官方舉前事彈錢明逸陷害良善不意蔣之奇自又效尤欲望朝廷特加裁察若以蔣之奇所對語無事實知其虚妄乞早賜明告中外以辨臣寃若猶疑於虚實之間則乞更加畫理推窮辨正

再乞辨明蔣之奇言事劄子

臣近以蔣之奇誣奏臣家私事乞賜辨正杜門俟命今已多日雖蒙朝廷累賜詰問之奇則但云得自彭思永

而思永又云事無實狀是曖昧一作闇之言若此便欲加

臣十惡大罪雖州郡小民犯罪官司斷獄必未敢便斷

其死臣孤拙無黨特被兩朝眷遇忝列政府横被小人

誣以禽獸不為之惡本因臣以至公報國以身當怨不

徇親黨阿私至多積仇怨造作飛語中傷而以忠取禍

之奇乃以虚為實欺天罔上及至朝廷詰問則辭窮理

屈並無實狀指陳至於彭思永亦自言曖昧一作闇無實

各自乞罷去若臣果有實狀何故惜而不言何故自言

無實狀而自乞罷去以此見思永之奇專欲以曖一作譪昧之事惑亂聖聰使臣不能自辨兾望朝廷更不辨明便以風聞行法况聖君在上公道方行臣必不能枉受大惡之名當舉族碎首叫天號寃仰訴于闕庭必不能含糊而自止當陛下聖政惟新之日使執政之臣守闕號寃固知非朝廷美事然臣以惡名不可虛受將不得已而為之期於以事必辨而後止臣無任懇血哀號激切之至取進止

附神宗御札 三月四日差中使朱可道賜

春暖久不相見安否數日來以言者汚卿以大惡朕曉夕在懷未嘗舒釋故累次批出再三詰問其從來事狀訖無以報前日見卿文字力要辨明遂自引過今日已令降黜仍出牓朝堂使中外知其虛妄事理既明人疑亦釋卿宜起視事如初無恤前言賜歐陽修

謝賜手詔劄子 同日

臣今日伏蒙聖慈差中使朱可道傳宣撫問賜臣手詔

為言者汚臣以大惡已令降黜仍出牓朝堂令中外知其虛妄勑臣宜起視事如初無恤前言者臣捧讀感咽不知涕泗之横流竄伏自念天地父母能生臣身不能免臣於憂患陛下神聖聦明無幽不燭察臣孤危辨臣冤枉使臣不陷大惡得為完人至德大恩過於天地父母萬倍則臣餘生之命是陛下所延之命今日之身是陛下再造之身雖盡此命捐此身亦不能上報至德大恩之萬一而臣又有大罪者蒙國寵榮忝居重位處危

機之地而自任拙直不防禍患怨仇所積謗怒交興當
陛下即位之初外有機政之繁内有孝思感慕之戚於
此之時致言事者以陰私之惡醜穢之言上黷聖聽煩
陛下曉夕在懷為臣親加詰問特賜辨明臣之此罪何
以自贖捫心内省何以自安臣無任感天荷聖懇懼涕
泗激切屏營之至臣已依詔旨來日詣閤門祗候入見
冀面天顔别陳血懇次

乞罷政事第二表

臣某言臣近貢封章乞解職任伏奉批答未賜允俞者
臣聞高而必危蓋處易傾之勢滿則招損實存至戒之
言敢再瀝於懇私輒自干於斧鉞臣某中謝伏念臣本
以庸妄出於遭逢誤被國恩俾參政論材非適用而當
重任之難智不周身而履危機之地既不能於阿徇故
多積於怨仇謗怒之興紛紜靡一所恃者聖君在上公
道方行雖搆造中傷人言可畏而聰明聽察天鑒孔昭
既悉辨於罔誣遂判分於枉直俾臣不陷大惡得為完

人今亂國之讒已蒙於遠屏立朝之士皆保於自安則臣仰銜再造之鴻慈正合捐軀而自效然念臣病羸之質年迫已衰寵祿之盈理難久處頃事先帝之日屢貢乞骸之言間奉德音亦蒙恩許一麾之請素志甚勤伏望皇帝陛下推天地之仁回日月之照閔其孤拙曲賜矜從予之一州俾自退處亦有民社可宣教條苟知盡瘁之方未失事君之節

第三表

臣某言臣近再上表乞解政事除一外郡差遣奉今月八日批答所乞宜不允者臣聞士之行己所慎者始終之不渝臣之事君所難者進退而合理苟無大過善退其身昔之為臣全此者少臣頃侍先帝屢陳斯言今之懇誠蓋迫於此臣某中謝伏念臣識不足以通今古材不足以語經綸幸逢盛際之休明早自諸生而拔擢方其與儒學文章之選居言語侍從之流每蒙過奬於羣公常媿虛名之浮實曁晚叨於重任益可謂於得時何

嘗敢傷一士之賢豈不樂得天下之譽而動皆臣忌毀必臣歸人之愛憎不應遽異臣之本末亦豈頓殊蓋以處非所宜用過其量惟是要權之地不勝指目之多周防所以履危而簡踈自任委曲所以從衆而拙直難移宜其舉足則蹈禍之機以身為斂怨之府復盤桓而不去遂謗議以交興讒說震驚輿情共憤皇明洞照聖斷不疑孤臣獲雪於至寃四海共忻於新政至於賴天地保全之力脫風波險陷之危使臣散髮林丘幅巾衡巷

以此沒地猶為幸民況乎擁蓋垂襜其榮可喜撫民求瘼所寄非輕苟可效於勤勞亦寧分於内外伏望皇帝陛下曲回天造俯察悃衷許解劇繁處之閑僻物還其分庶獲遂於安全心匪無知豈敢忘於報効

又乞外郡第一劄子

臣前日獲對便坐已具血懇披陳為臺官一作臣寮誣臣以陰醜之事臣聞詩曰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蓋陰醜之事君子之所深惡猶不可自道於口

而況上達君父之聽汚黷朝廷驚駭中外事雖起於誣
罔然本臣而發此臣所以夙夜慙懼而無地自容也伏
況當陛下即政之初日有軍國萬幾之繁乃以人口不
道之事上煩聖慮蒙陛下曉夕在懷親批詰問再三窮
究得其虛妄之狀特賜行遣曉告中外使臣大冤獲雪
人疑盡釋夫辨枉直雪幽冤以釋天下之疑以快輿情
之憤此固陛下神聖聰明自是新政之一事然亦因臣
致勞聖慮此亦臣所以夙夜慙懼而無地自容也秪此

二事臣自修省已不能安然而上賴陛下至寛至仁必以此事是臣寮中傷臣非臣自作以紊煩朝廷以此必賜矜恕然臣有不得已而必不能處者蓋臣所以致此大謗者本出怨仇之口由臣拙直多忤於物而在位已久積怨已多若使臣頽然變節勉學牢籠小人以弭怨謗非惟臣所不能亦非陛下所以任臣之意若使臣復居於位秖如前日所為則臣恐怨家仇人以臣不去必須更為朝廷生事臣亦終不能安況臣一二年來累為

言者攻擊心志摧沮加以衰病所侵兩目昏暗四支骨立顧身已如此而人情又如此亦復何心貪冒榮寵伏望聖慈憫臣之志誠可哀矣察臣之迹實難安矣特許臣解罷除一外郡則天地保全之恩何以論報臣今已上第三表伏乞早賜降出施行

第二劄子

臣近者虔露懇誠乞解政事已三上表殆今累日夙夕俟命跼蹐靡遑臣竊伏自思理宜罷退者其事非一臣

聞所謂大臣者必能宣布上德叶和中外使人心悦豫朝政肅清此乃輔弼之任也臣性既簡拙恥為阿徇又復愚暗不識禍機多積怨仇動遭指目謗怒毁辱不可勝言一二年來屢為言事者攻擊以臣一人無日不煩君父不惟朝廷未嘗少静而臣亦未嘗少安則臣之小材不一作不堪大用從可知矣臣又思朝廷每用柄臣必取人望者以其為衆人所服故使處衆人之上也今如臣者舉必為衆人所怒動必為衆人所怨讒謗忌嫉叢

集於一身以此而居要任者八年矣其未陷於禍咎者
臣竊自怪以為晚也所賴者聖君在上朝廷至公察臣
孤危辨正誣罔使臣不罹枉横得為完人臣於此時不
自引去是不知進退矣臣竊見前世元勲舊德社稷之
臣一有間隙尚或罹於禍咎而臣能薄材劣竊位已久
語其勤則勞一作功効未著於毫髮詢於衆則怨毁已積
於丘山所謂衆怒難犯孤根易危豈敢與人自結仇敵
昨縁思永等誣臣以大惡之名於義不可虚受若不辨

於今時則無以自明於後世故臣屢乞辨理者葢事不獲已而為之非敢與言事者爭勝負也而自思永等得罪以來言事者固已恥於不勝若臣復處事權遷延不去彼必自疑而不安是臣下有衆人之怨嫉旁為言事者切齒他人視之猶為臣寒心顧臣何以自處伏望聖慈哀臣言之至懇察臣勢已難安予之一州俾自藏縮如此則臣大寃已雪既彰新政之清明孤迹獲安又荷聖恩之優假言事者但得臣去亦稍釋其忿必無疑而

安處別不為朝廷生事則臣之一去所利甚多惟乞出自（一作於）睿斷早賜允俞

第三劄子

臣今月二十日伏蒙聖恩以臣所上第三表乞解政事特降批答不允仍斷來章者聞命以還憂惶殞越懇誠所迫欲止不能臣以非才誤膺委用歲月已久不知引避而寵祿盈滿福過災生仇怨既多謗讒（一作讒謗）大作衆情不與孤迹已危陛下既已深察（一有臣字）而哀憐之矣臣

之憂危迫切披肝瀝血之誠亦已屢瀆於天聽而陛下固已諒臣至誠至懇察臣事勢當去而無疑矣然而聖恩未忍遽許臣解罷者必以不欲令臣因言者而罷爾蓋自思永等遠竄牓朝堂告示以來中外皆知臣事已辨雪陛下至聖至明言事者不能動揺朝廷矣今臣自以懇請與言事者不復相關若賜允俞是陛下出臣於萬死之中保全其終始而使之善退也如此則臣之大冤已蒙辨雪危迹又保安全陛下天地父母之恩自非

殞骨糜軀何以論報臣自上三表後已兩具劄子披陳必已蒙省覽臣之血誠竭於是矣今更不敢煩言上黷睿聽惟乞聖慈哀憫早賜施行

謝傳宣撫問劄子治平四年三月壬申

臣今日伏蒙聖慈差中使傳宣撫問以臣累表乞解政事之職已除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知亳州仍問臣幾日朝參者臣近以迫切之誠累形章表上煩天聽合被罪誅乃蒙睿恩曲賜矜許既特加美職又超轉官資仍

假善邦俾從私便臣孤危之迹已荷保全衰晚之年猶貪榮寵但以未受新命無由入謝又蒙聖造曲賜記録丁寧慰諭趣其入見恩數優異舉族歡呼伏縁自二十六日後前後殿不坐臣欲乞候御殿日參假冀面天顔别披血懇次

辭刑部尚書劄子 治平四年三月二十六日

臣今月二十六日伏蒙聖恩賜臣告勑各一道授臣刑部尚書充觀文殿學士知亳州臣猥以庸材久竊重任

雖策勵駑蹇訖無補報而荏苒歲月漸迫衰殘所以屢

陳危懇之誠上干宸造者正以願避寵榮冀全衰朽而

天私曲被恩命過優既加以美職又超轉官資臣竊尋

前例參貳之職出處非一而推恩之數罕有若臣之優

者況臣近遇覃慶已叨遷秩未逾兩月恩典頻仍無功

之賞度越常格非惟臣自循省莫知所措而名器所假

人言謂何欲望聖慈憫臣孤拙察臣畏避寵榮之懇特

許臣只以本官兼職或止轉一官庶俾少安常分臣誓

竭晚節上報鴻恩今取進止

謝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表

職清書殿寔為儒者之榮望峻天臺仍忝刑官之重內循謭薄仰玷光華臣某中謝伏念臣稟質迂愚粗知業履因時幸會遂竊寵靈無拾遺補闕之勤常陪法從非大冊高文之手久厠翰林晚綴宰寮俾開國論荷三朝之眷遇每察懦衷幸四海之清平得容尸祿居滿盈而不戒積災釁以自貽屬聖統之嗣興赫皇明而繼照誣

言詰服已大釋於羣疑危跡保全俾不虧於素守犬馬
合思於報効桑榆奈迫於衰遲屢貢懇私上干聰睿遂
蒙開允俾解繁機然而晚節餘生本期避寵清資顯秩
益更貪榮被優渥之非常但凌兢而失措此蓋伏遇皇
帝陛下聖神御極亭育推仁閔孤拙之勢危無容自立
謂疲駑之力竭難責遠圖曲軫至慈俯從誠請仍憐舊
物特示殊恩顧非木石之頑宜識乾坤之造颯然素領
雖難强於筋骸皎若丹心猶自期於塵露

進永厚陵挽歌辭三首引狀治平四年閏三月

右臣伏蒙聖恩差臣知亳州軍州事見發赴本任次伏見大行皇帝將來八月遷坐于永厚陵中外群臣咸進挽歌辭臣以非才久竊重任遭遇先帝蒙被聖知恩極昊天未知論報痛深喪考徒切攀號臣今謹撰成大行皇帝靈駕發引日挽歌辭三首謹隨狀上進伏候勅旨

亳州謝上表治平四年六月

臣某言伏蒙聖恩授臣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知亳州

軍州事已於今月二日赴上訖者貳政非才雖獲奉身而退分符善地猶懷竊禄之慚祇荷寵靈惟知戰懼臣其中謝伏念臣章句腐儒之學也豈足經邦斗筲小器之量也寧堪大用而叨塵二府首尾八年荷三朝之誤知罄一心而盡瘁若乃樞機宜慎而見事輒言陷穽當前而横身不避竊尋前載未有能全一昨怨出仇家構為死禍造謗於下者初若含沙之射影但期陰以中人宣言於廷者遂肆鳴梟之惡音孰不聞而掩耳頼聖神

之在上廓日月之至明悉究罔誣遂投讒賊再念臣性實甚愚而疎於接物事多輕信者蓋以至誠如彼匪人失於泛愛平居握手惟期道義之交延譽當朝常丐齒牙之論而未乾薦禰之墨已彎射羿之弓知士其難世必以臣為戒常情共惡人將不食其餘而臣與遊既昧於擇賢在滿不思於將覆自貽禍釁幾至顛隮上煩睿聖之保全得完名節於終始洎懇辭於重任尤深懼於皇慈雖避寵辭隆僅能去位而清資顯秩愈更叨榮莫

逃僥倖之譏實負心顏之靦斯蓋伏遇皇帝陛下乾坤大度堯舜至仁察臣自取於怨仇本由孤直憫臣力難於勉強蓋迫衰殘既獲免於非辜仍曲從於私欲遂同萬物俾無失所之嗟未盡餘生敢忘必報之效

謝賜仁宗御集表 治平四年某月

臣某言伏準御藥院告報伏蒙聖慈賜臣仁宗御集一部一百卷者倬彼雲章方聯於寶軸刻之玉版忽被於恩頒臣某 中謝 恭惟仁宗皇帝睿哲聰明寬仁恭儉每

虛心而訪道務嚮學以崇儒天縱生知臻作者之謂聖功高德盛由煥乎其有文伏惟皇帝陛下纂紹丕圖善繼先志惟仁祖發揮於衆製乃英考序述而成編昭如三光並照萬物法彼後世同符六經方副本之頒行非近輔而莫獲敢期睿眷尚及愚臣寵異群邦光生蔀室載念臣出身寒苦自少遭逢晚蒙獎任之殊嘗與賡歌之後捐軀論報餘生已負於素心拜賜為榮撫事但零於清血

亳州乞致仕第一表熙寧元年春

臣某言臣聞難進易退者禮經之格言知足不辱者道家之明戒苟貪榮而不止宜招損以自貽況災疾之所纒顧筋力之難強輒披悃愊自冒誅夷臣某中謝伏念臣生也多屯少雖有志而識不明於大體用不適於當時徒以荷三朝之誤知屬四方之無事遂容章句之學竊與機政之司逮更二府之繁蓋亦八年之久既不能遇事發憤慨然有所建明又不能與世浮沈默爾以為

阿徇每多言而取怨積衆怒以難當繼逢時事之方艱
思欲乞身而未獲不虞暗禍陷臣於風波必死之淵上
賴至仁脱臣於鮫鰐垂涎之口以至平生所守之名節
晚暮未盡之年齡豈臣能於自全皆陛下之所賜既懇
辭於重任仍假守於善邦固已坦無危疑幸此優逸而
風霜所迫鬢髮凋殘憂患已多精神耗盡加之肺肝渴
涸眼目眊昏去秋以來所苦增劇兩脛惟骨拜履俱艱
雙瞳雖存黑白纔辨顧形骸之若此尸寵禄以何安伏

望皇帝陛下特軫睿慈俯從人欲許還官政俾返田廬白首明時幸遭垂衣之治酣歌聖化願追擊壤之民雖居畎畝之間永荷乾坤之造

第一劄子

臣輒瀝一作有血懇上干宸慈臣本以庸虛誤蒙獎擢一作用濫塵二府獲事三朝無德一作事可稱無言一作言可採既不能報國又不善謀身怨嫉謗讒喧騰衆口風波陷穽一作檻阱僅脫餘生憂患既多形神俱瘁鬚髮凋落疾病

侵陵故自數年以來竊有退休之志而臣猥以非才久叨重任連值國家多事所以未敢遽言頃自去春伏蒙陛下矜憫孤危保全晚節許解政事得從外補臣於此時遂乞守亳（一作乞守亳社）蓋以去潁最近便於私營及入辭之日亦具奏陳乞枉道至潁脩葺故居幸蒙聖恩皆賜允許臣自到亳以來殆將暮歲（一作歲暮）舊苦痟渴蓋已三年腰脚細瘦惟存皮骨行步拜起乘騎鞍馬俱覺艱難而眼目昏花氣暈侵蝕視一成兩僅分黑白職事至簡

猶多妨廢坐尸厚禄益所難安然臣嚮者不敢啓言而今乃輒茲有請者蓋以方今朝廷無事中外晏然臣亦幸無任責之重其進退之際既無所嫌避又不繫重輕故敢直以臣子之私誠自乞君父之憐憫臣以守官在外不得親伏旒扆之前縷陳悃愊臣今已具表章欲乞一致仕名目就近於潁州居止以養殘年伏望聖慈特賜開許臣無任祈天俟命

第二表

臣某言臣近貢封章乞還官政伏奉詔答未賜允俞退自省循奚勝殞越臣聞神功不宰而萬物得以曲成者惟各從其欲天鑒孔昭而一言可以感動者在能致其誠敢傾虔至之心再瀆高明之聽臣某中謝伏念臣本以一介之賤叨塵二府之聯知直道以事君每師心而自信然而既乏捐軀之效又無先覺之明用之已過其分而曾不自量毀者不堪其辱而莫知引去幸賴乾坤之再造得逃陷穽之危機仍許避於要權俾退安於晚

節今乃苦於衰病莫自支持顧難冒於寵榮始欲收於骸骨敢期聖念過軫天慈謂雖迫於桑榆未忍弃於草莽竊以古今之制沿襲不同蓋由兩漢而來雖處三公之貴每上還於印綬多自駕於車轅朝去朝廷暮歸田里一辭高爵遂列編民豈如至治之朝深篤愛賢之意每示隆恩之典以勸知止之人故雖有還政之名而仍享終身之禄固已不類昔時之士無殊居位之榮然則在臣素心雖切退休之志迹臣所乞尚虞僥倖之譏伏

望皇帝陛下惻以深仁矜其至懇俾解方州之任遂歸環堵之居固將優游埀盡之年涵泳太平之樂惟辛勤白首迄無一善之稱孤負明時莫報三朝之德此為慚恨何可勝陳

第二劄子

臣近以疾病衰遲再上表一作封章瀝陳血懇乞一致仕名目以養殘年聖恩憐憫不忍遽棄特降詔諭未賜允俞承命之際惟知感泣臣竊以七十之制雖著禮經而

歷代以來人臣進退多不拘此有年已過而不得去者有年未及而可以去者蓋以人有賢愚理難一概一作致其或上智高才元勲舊德用捨去就繫朝廷得失輕重者故雖年已過之理不得去而人皆不以為非也若中常之人碌碌備位存之既無所益去之亦無可思其用捨不為得失去就不繫輕重其人苟能量分知止奉身而退朝廷則必嘉其趣尚而成就其志故雖年未及而特許其去而人亦不以為非也彼中常之人者居常則

無足可稱及能識分自量不待年及而知止則尚有一節可取故人君推樂賢養士之心務欲奬成其名節所以不待年及而亦一作方許其去也如臣愚陋不敢過自陳其不肖輒竊自比於中常之人所謂碌碌備位存之無所益去之無可思而用捨去就不繫朝廷得失輕重者臣甚是也然臣比於中常之人猶有不及者貪冒榮寵過其涯分荷三朝之恩德而無所報効被小人之摧辱而不能遠去固非有識分知止之明而直以疾病侵

陵心神昏耗力不能勉然後不得已而自陳耳此臣自媿於心者也雖然臣以犬馬之賤蒙陛下天地養育之恩始終保全以至今日惟晚暮一節尚賴君父之仁獎成其志臣今已具第二表陳乞伏望聖慈特賜開許一作允今取進止

第三表

臣其言臣近者再貢封章乞從致仕伏奉詔書宜不允者竊稽典禮退止一辭上黷睿慈臣今三請雖未忍弃

捐之意曲煩再諭以丁寧而不勝迫切之誠尚冀終蒙
於開可臣某中謝伏念臣稟生至陋力學不强徒以略
誦仁義之言粗知廉恥之節早緣一藝擢自諸生智非
先見之明材無適用之敏但知報國不敢謀身惟枉尋
直尺之不為故圓鑿方枘而難合以至被侵凌於群小
遭詆毁之百端而臣忍辱强顔踰時歷歲蓋思責任之
方重顧於去就而難輕今者幸蒙寛恩獲保孤拙脫於
死地優以便藩既無效於勤勞徒坐尸於寵禄加以艱

危備歷憂患已多老將疾以偕來形與神而俱瘁昔而少健黔驢之伎已殫今也病衰駑馬之疲難强始露肺肝之懇乞收骸骨而歸迹臣前後之心可見遲徊之久不敢為於妄舉蓋幸冀於必從伏望皇帝陛下推天地之仁垂日月之照察臣既非狷憤以肆一朝之忿又非矯激而希高世之名本由多難之餘誠以不能而止矜其朽憊賜以哀憐許上印章退居田里使病樗擁腫盡爾天年斥鷃逍遥遂其物性幸克成於素志惟仰賴於

鴻私

第三劄子

臣輒有血懇上干天慈意迫言煩合從誅戮臣近以衰年疾病三上表章乞一致仕名目伏蒙聖恩一作慈累降詔諭未賜允俞祇服訓辭惟知感涕臣聞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此臣子之常分也臣以庸謬遭遇三朝誤被奬擢叨塵二府論其報効初無取一作補於毫分積為怨仇則不勝於詆訾雖忠邪善惡上則難逃聖鑒之明毀譽

是非下則一付至公之論可以撫心省己自信不疑其如蹇拙孤危亦已甚矣而猶貪冒榮寵不知進退以至横遭誣陷幾至顛躋上賴陛下推天地父母之恩以保全之察其誠心許解重任假以善地從其私便偷安苟禄優幸已多而臣量盈器極福過災生衰疾所嬰積年滋甚中虚渴涸若注漏巵腰脚伶俜僅存皮骨舊患兩目氣暈侵蝕日加昏暗簽書文字轉覺艱難一郡之間事多曠廢是敢直露肺肝願還印綬而皇慈埀惻未忍

遽弃三賜詔諭慰以恩言中外之人皆知聖君恩禮之數過厚於臣者至矣而臣之懇悃迫切不能自止之誠亦已至矣伏望聖慈憫臣衰殘哀臣懇迫特賜允臣累表所乞俾以本官致仕一作政歸老田閭一作廬則臣雖死之年猶生之日令取進止

第四表

臣某言臣累貢封章乞從致政伏奉詔書所乞宜不允者未忍遽捐幸曲憐於舊物尚茲再黷蓋中迫於危誠

進冒誅夷俯深殞越臣某中謝伏念臣以一介無能之賤荷三朝特達之知仁宗擢自諸生俾參二府先帝力排羣議深察孤忠曁逢神聖之纂臨竊幸風雲之感會至於辨正誣枉保全始終雖天地之施無私恩非責報而犬馬之微自効力不逮心繼之衰疾之纒綿加以年齡之晚暮寵榮既過小器盈而必顛筋力已疲飛鳥倦而思止輒露乞身之請願諧解組之歸而皇慈惻然明詔屢下示廓含容之大度慰安憔悴之餘生祗服訓辭

惟知感涕然而忠信所以事上理無弗踐之空言進退各有其宜力或不能而當止雖禮著引年之制必待及時而身有負薪之憂亦容辭仕是敢再殫悃愊仰冀哀矜伏望皇帝陛下軫堯舜之深仁推乾坤之曲造憫其確至賜以允俞俾還頳尾之居遂養漳濵之病再念臣早從壯歲粗學文辭久冒榮階常豐禄賜尚能遇樵夫而談道宣上德以諭愚民與故老而揮金均君恩而榮里巷此聯一作談王道揮賜金似衍二字以終晚節永荷鴻私

第四劄子

臣近者累具章表劄子披述懇誠上干宸造乞一致仕名目歸老田廬伏蒙五降詔書未賜俞允訓諭丁寧恩意深至捧讀之際惟知感泣而臣情迫於中不能自止者蓋以疾病侵攻心志衰盡欲於未填溝壑之間自為苟且朝暮之計是敢更瀝肝膈（一作膽）冀蒙哀憐臣自治平二年已來遽得痟渴四肢瘦削脚膝尤甚行步拜起乘騎鞍馬近益艱難而兩目昏暗多年舊疾氣暈侵蝕

積日轉深視瞻恍惚（一作恍恍）數步之外不辨人物至於公家文字看讀簽書動成妨廢臣本庸常之人非有深識遠慮每見比來臣僚多因疾病致仕其人既遂閑退往往稍復康安（一作寧）臣伏自念無才無能叨竊榮寵滿盈之罰禍過災生亦欲量分知止辭去官祿庶於晚暮之年少免災疾之苦又臣所患眼目（一作疾）自今年春夏以來日更增加其勢未止惟恐年歲之間遂成廢疾若幸於未廢之前獲遂退休之請與其病廢尚竊美名臣之

愚慮所希實止於此臣遭遇明聖過蒙知奬其孤危蹇拙之迹尙保全終始之恩可謂至矣而未知報效遽迫病衰天心仁憫必垂矜惻臣不敢避煩言屢黷之罪今已再具表陳乞伏望聖慈特賜開許令取進止

第五表

臣某言臣近者累具陳乞願還官政伏蒙聖慈五降詔書未賜俞允上恩曲諭已至矣而丁寧下愚弗移但頑然而迷執論罪合當於誅戮原情尙兾於矜從臣某中

謝

伏念臣以空言少實之文守泥古不通之學遭逢亨會玷竊寵靈祿利已豐乃辭臣力恩私未報輒欲便身推是以言固難逃責若乃艱危險陷僅存將盡之餘齡沮辱摧傷無復平生之壯氣加以形骸衰颯疾病侵凌顧難戀於軒裳遂退甘於畎畝語其此志又若可哀自伸五請之勤已涉三時之頃天慈惻隱聖度優容謂駑馬雖疲念服轅之已久而著簪至賤閔舊物而不忘固當上體至仁勉安厥位而夏秋交際痾疹日增弱脛零

丁惟存骨立昏瞳眊瞀常若寘行既未知痊損之期終當廢去而茍遂退休之懇尚竊美名是敢更殫悃愊之私冀動高明之聽伏望皇帝陛下推乾坤亭育之施回日月照臨之光少寛屢黷之刑俯徇至誠之請庶使戒滿盈而知止免災疾以全生老安治世之和永荷終身之賜

第五乞守舊任劄子 熈寧元年某月

臣今月六日準樞密院遞到詔書一道以臣上第五表

乞致仕伏蒙聖恩未賜俞允者伏念臣以庸虛淺末之學遭遇三朝荷非常不次之恩寵未知報効之方而遽迫衰病自懼盈滿思慕古人知止之節顧於聖世獲遂退休陛下仁聖寬慈俯哀誠悃既恕其屢黷之罪未加誅戮而又推天地父母之恩不忍遽令退去亦降詔書丁寧訓諭感極惟泣不知所容再念臣昨蒙恩許守此便郡以養衰殘今到任已及一年蓋為脚膝乘騎鞍馬艱難憂慮非時別有移替欲望聖慈許臣且更於此將

理一二年間若稍獲安痊則不敢上煩聖聽臣以孤危蹇難之迹荷陛下始終保全之恩以至今日猶以衰殘疾病之懇煩君父含容養育之私臣無任待命之至

文忠集卷九十三